

昭君出塞

长篇历史小说

胡刃一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昭君出塞

胡刃／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君出塞/胡刃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11

ISBN 7-105-07322-5

I. 昭... II. 胡...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017 号

昭君出塞

著 者 胡刃
策 划 彭新良
责任编辑 黄勤 张海燕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179 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322-5/I·1581(汉 50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目 录

第一篇 少女昭君

- 第一回 发洪水全家落难 裸四肢吸引蚊叮 (1)
- 第二回 吸脓血感人肺腑 卖自身痛断肝肠 (8)
- 第三回 癩公子恃强凌弱 冯管家卑躬屈膝 (15)
- 第四回 捍名节昭君跳水 求团聚王襄赎亲 (22)
- 第五回 改字据公子反悔 贴告白郎中弄拙 (28)
- 第六回 仗大义智解奇药 含青杏揭穿骗局 (34)
- 第七回 王昭君意志坚定 毛延寿别有用心 (41)
- 第八回 下聘礼原形毕露 堵大门纠缠不休 (48)
- 第九回 巧出谜人心俱撼 智解谜神鬼皆服 (55)
- 第十回 选秀女父母伤痛 别故乡昭君入宫 (61)

第二篇 宫女昭君

- 第十一回 泄私愤画上点痞 观美人殿前震惊 (68)
- 第十二回 奏琴笳缠绵悱恻 博棋艺难得良机 (76)
- 第十三回 图私利不择手段 挑是非假意虚情 (85)
- 第十四回 埋心机深藏不露 仰龙颜咫尺天涯 (93)
- 第十五回 造谣言昭君受累 传琴艺傅姬发威 (101)
- 第十六回 傅婕妤销魂蚀骨 王昭君遍体鳞伤 (109)
- 第十七回 怀恶意口蜜腹剑 掩虚情笑里藏刀 (117)
- 第十八回 李娘娘小产致疯 傅婕妤生子得宠 (124)

- 第十九回 弱女子拦熊救驾 美佳人落水失机…… (131)
第二十回 迎单于举国欢庆 遣昭君汉匈和亲…… (139)

第三篇 塞上昭君

- 第二十一回 雁惊落千载佳话 狼救人万众美谈…… (147)
第二十二回 遭险情狼群再现 入龙庭昭君难堪…… (154)
第二十三回 怀大度胸襟坦荡 表真情心底无私…… (160)
第二十四回 送锦缎帐内受辱 教诗书篷下熬粥…… (167)
第二十五回 化旧怨心花怒放 生新隙痛不欲生…… (174)
第二十六回 思往事谜团难解 信谗言决意用兵…… (180)
第二十七回 请罢兵昭君跪雨 生毒疮单于遗言…… (187)
第二十八回 猎雪山三遭行刺 围狼群触动灵机…… (193)
第二十九回 失居延群臣愤慨 赴前线意如磐石…… (200)
第三十回 明真相冲天大怒 传千载芳名永存…… (207)

第一篇 少女昭君

第一回 发洪水全家落难 裸四肢吸引蚊叮

在湖北省兴山县城西三公里，有个美丽的村子，名叫昭君村。昭君村背倚纱帽山，毗邻香溪河。山上云雾缭绕，婀娜多姿；山下绿竹滴翠，鸟语花香。这就是我国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故乡。

昭君村原名宝坪村，香溪也不叫香溪，而是叫箱溪。因汉匈和亲，两个民族之间六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史学家称之为“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为了纪念昭君，人们把宝坪村改成了昭君村，箱溪河也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香溪。

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她生在汉宣帝后期，父亲叫王襄，母亲李氏。昭君有一兄一弟，哥哥叫王新，弟弟叫王飒。

王襄早年以农为生，家里有几亩薄田，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几个孩子相继出生，日子越来越紧，王襄开始做起了买卖。几年之后，王家翻盖了宅院，王家大院成了宝坪村的一景。

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王襄和夫人李氏就给三个孩子请了先生。这几个孩子都很聪明，先生一教就会，尤其是昭君，在先生的精心教导下，学一知二，举一反三，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一晃五年过去了。这年春节过后，王襄又出去做生意了。可

是，一走好几个月也不见王襄回来。先生的学问都传给了这三个孩子，自己实在没有教的了，只得向李氏夫人辞行。

先生执意要走，李氏夫人带着三个孩子送行。

雾锁群山，日光暗淡。

先生望着昭君，对李氏夫人道：“我教过的孩子无数，可像这孩子这么聪明的老朽还是第一次见到。唉！只可惜她是个女孩，如果是男孩，长大以后，必能成就一番大业。”

昭君扬着小脸问：“女孩就不能成就一番大业吗？”

李氏夫人也有几分惋惜，她扶着昭君的肩：“自古以来，封侯拜相都是男人的事，女人能有什么出息？”

昭君不解地问：“难道只有封侯拜相才算有出息吗？”

先生苦笑道：“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在朝为官，如何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呀？”

昭君眼睛眨了眨，她想争辩，可先生要走了，不能让先生不快。昭君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先生向昭君走了两步：“孩子，先生平生谨记孟子的话，‘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话就算先生的临别赠言吧，不管你以后做什么，都要铭记心中。”

昭君鼻子一酸：“是，先生，昭君记住了。”

先生走后，昭君一直沉浸在别离之中，她双手抚琴，曲调哀婉，如泣如诉。

一进六月，雨就下个不停，整整一个月过去了，雨还在下。人们的心像压了块石头。

清晨，李氏夫人下了床，正准备洗脸，“哞——”，外面传来像是牛的吼声。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震得房屋直颤。李氏夫人大骇，不，这绝不是牛叫！

李氏夫人打着伞走出房门。天上黑云翻滚，雨“哗哗”地下，头顶不时有闪电划过。门外呼喊声，家畜叫声，杂乱的脚步声，孩子哭声，这些声音与“哗哗”声混合在一起，令人不寒而栗。

李氏夫人打开门一看，街上有牵马的，有赶猪的，有拎包的，有挎篮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往山上跑——

“箱溪发大水啦，快跑啊！”

“娘，箱溪发大水了，咱们快跑吧！”

昭君和哥哥弟弟站在李氏夫人身后。

李氏夫人惊恐万状，她吩咐三个孩子：“快进屋！把值钱的东西拿上。”

“咔嚓”一个炸雷响过，屋后窜出一道火光，老柳树冒出一股浓烟，树冠落到地上。

人在颤抖，山在颤抖，大地在颤抖。

李氏夫人刚要回上房，昭君一把拉住李氏夫人：“娘，顾不了那么多了，快逃吧！”

母子四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跑。一家人刚爬到半山腰，洪水跟狂狮一般，呼啸着把宝坪村吞没了，王家大院顷刻间化为乌有。李氏夫人无力地瘫在地上。

村民在山上，没有遮风之地，没有避雨之所，没有暖身之衣，没有果腹之食。人们整天泡在泥水里，很多人身上出了疱疹。最惨的是李氏夫人，她竟生了毒疮。

一个月后，洪水渐渐退去。村民们纷纷下山，开始重建家园。王新和昭君兄妹俩砍了几根树枝，搭了个草棚，一家人就在其中安身。

白天好过，晚上却很难熬。挡住草棚的门，里面奇热难耐；不挡门，蚊子肆虐。

李氏夫人身上的毒疮由一处发展到十几处，并不断溃烂。昭君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入夜，王新挡上草棚，里面像蒸笼一般。毒疮奇痒难耐，李氏夫人的表情极为痛苦。

昭君悄悄地爬起来，她打开草棚的前后门，一股轻风吹来，棚里凉爽了许多。

王新小声说：“昭君，把门挡上吧，娘的疮那么重，蚊子一

叮，就更难好了。”

昭君摆了摆手：“今晚没蚊子。”

说也奇怪，这天夜里草棚里真就没有蚊子，李氏夫人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又是如此。一连五六天，昭君每晚都打开草棚的门，就是偶尔听到蚊子的叫声，也没见蚊子叮咬。

李氏夫人毒疮虽然很重，可睡了几个好觉，似乎有了精神。

早晨，李氏夫人对王新说：“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你带昭君和飒儿上山采点野菜。”

“哎，娘。”

王新答应一声，提着篮子出了门，王飒跟在哥哥身后。兄弟俩已经走出一百多步，昭君却刚出草棚。

李氏夫人有点不高兴：“昭君，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家中无米下锅，弟弟那么小都上山采野菜，你这么大了，怎么磨磨蹭蹭，慢慢腾腾？快跟哥哥去呀！”

“哎……娘。”

昭君向前赶去。

三个孩子采野菜回来了，可昭君还是落在最后。

王新关切地问李氏夫人：“娘，今天好点儿了吗？”

李氏夫人淡淡地笑了笑：“娘好多了。”

王飒问：“娘，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李氏夫人愁容满面，她安慰孩子：“快了，你爹就快回来了。”

王飒眉飞色舞：“爹回来就有钱给娘看病了，孩儿也不用上山采野菜了，我们家就能像以前那样，天天吃白米了。”

李氏夫人鼻子发酸：“是啊，你爹回来就好了……”

“那我看爹回来没有。”说着，王飒向村口跑去。

昭君洗菜做饭，可袖子却总是拖到盆里。

李氏夫人斥道：“你怎么这么不利索，把袖子挽起来啊！”

昭君额上的汗直往下滚：“娘，我……”

昭君只把袖子往上撸了撸。可洗了几下，袖子又落到水中。

李氏夫人在一旁唠叨：“你这孩子，可不像以前了，干点儿活真费劲。你说这么热的天，把袖子挽起来不行？你也不怕捂出痱子，真是的。我要是能站起来，才懒得用你。”

昭君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娘，我……你就别操心了。”

王新一边劈柴，一边训斥昭君：“也不是娘说你，在山上采野菜你就捂那么严实，还总是落在后面，就连弟弟都比你快。”

野菜煮熟了，王飒筷子戳在嘴边：“爹怎么还不回来。”

昭君吃了几口，她也放下了筷子。

李氏夫人瞪了昭君一眼：“怎么，弟弟不吃，你也不吃了？”

昭君身子一晃：“娘，我，我，我不饿……”

天黑了，一家人躺在乱草地上。

王飒来回翻身：“娘，有蚊子。”

李氏夫人也听到了蚊子的叫声：“飒儿，睡吧，一会儿就没蚊子了。”

昭君悄悄脱下衣服，胸前只剩一个兜肚，四肢全部露在外面。

蚊子的叫声渐渐地停了。夜风习习，李氏夫人慢慢合上眼睛。

太阳照进草棚，李氏夫人吃力地坐了起来：“昭君，该上山采野菜了。哥哥弟弟都起来了，你怎么还躺着？”

昭君没有应声。

李氏夫人不耐烦地说：“你越来越懒了，快起来！”

昭君还没有动静。

李氏夫人有点发火了，可往身旁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见昭君两眼紧闭，嘴唇发紫，四肢密密麻麻叮满了蚊子，每个蚊子都鼓鼓的，一个个都像要撑破了肚皮。

李氏夫人惊叫：“王新！王新！”

听到母亲急切的呼唤声，王新跑进草棚：“娘，怎么了？”

李氏夫人道：“蚊子，快快，给昭君打蚊子！”

王新一看，也吓了一大跳。他赶忙抡起衣服向昭君的身上

抽。

蚊子都飞不起来了，任凭母子二人拍打。

蚊子全被打死了，昭君像是刚从血缸里出来，浑身都是血，四肢肿得像气吹的一样。

李氏夫人泪流满面：“孩子，孩子……”

王新晃着昭君的肩：“妹妹，妹妹！”

王飒也进了草棚，急得他直哭：“姐姐，姐姐！”

一家人连唤数声，昭君才慢慢睁开眼睛。

李氏夫人心如刀绞：“告诉娘，你怎么了，怎么被蚊子叮成这样？”

昭君肿得都变形了，但脸上却挂着微笑：“娘，我没事。”

李氏夫人责怪昭君：“你傻呀，蚊子咬你怎么就不打呢，怎么挺着让蚊子叮啊？”

王新也说：“就是啊，你为什么挺着让蚊子咬？”

昭君眉毛一动：“咱家一无所有，爹爹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娘的毒疮没钱治，我怕娘休息不好，越来越重，就，就让蚊子来咬我。”

这几天王新就纳闷，草棚的门天天敞着，可睡觉时并没蚊子。

王新睁大了眼睛：“莫不是蚊子一直在咬你？”

昭君轻轻地点点头。

李氏夫人恍然大悟，不禁泪如泉涌：“孩子，为了娘你让蚊子叮成了这样，你这不是在剜娘的肉吗……”

从这天起，每天晚上，三个孩子轮番给李氏夫人驱赶蚊子，一家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没钱没米，无医无药，李氏夫人高烧不退，整天昏迷。父亲远在他乡，母亲病危，对于三个孩子来说，天仿佛要塌了。王新和王飒不知所措，昭君每日愁眉不展。

这天一大早，昭君不见了。娘人事不知，妹妹不见踪影，身为长子的王新急得满头是汗，他和弟弟四处寻找，可直到下午，

还是不见昭君。

王新正着急呢，王飒惊叫：“哥哥，姐姐回来了！”

王新心头一振，见昭君和一个背着药箱子的陌生人下了毛驴车，奔草棚走来。

王新狠狠地瞪着昭君：“娘病得这么厉害，你跑到哪儿去了？”

昭君眼中充满希望：“哥，这位是秭归县余家堂的掌柜余郎中，咱娘的病有救了！”

王新很纳闷：“请郎中？你，你哪来的钱？”

昭君没有回答王新，而是说：“给娘看病要紧，这你就别管了。余郎中，请您快给我娘看看吧。”

余郎中走进草棚，来到李氏夫人身边，他放下药箱，摸了摸李氏夫人的脉，又翻开眼皮看了看，最后目光落在毒疮上。见毒疮大的跟拳头差不多，小的跟鸡蛋相仿。

昭君迫不及待地问：“余郎中，我娘的病能治好吧？”

余郎中皱了皱眉：“你们怎么不早叫我，如果我早来，下几副药，你娘的病不至于到如此地步。”

第二回 吸脓血感人肺腑 卖自身痛断肝肠

昭君的眼泪在眼眶里直转：“洪水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走了，饭吃不上，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更没有钱给娘治病。要不是……要不是有了点银子，哪敢去请您呀……”

昭君跪在余郎中脚下：“余郎中，您救救我娘，救救我们三个苦命的孩子吧，这二两银子都给您。我爹在外做生意，等爹回来，再加倍给您，求求您了。”

说着，昭君把银子塞给余郎中，余郎中并没接钱。

王新和王飒都跪下了：“余郎中，求您了，救救我娘吧……”

余郎中把三个孩子搀了起来：“快快快，你们都起来，我一定想办法。”

昭君和哥哥弟弟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余郎中身上。

余郎中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李氏夫人的毒疮，几个孩子的心又悬了起来。

昭君急切地问：“余郎中，我娘的病到底怎样了？”

余郎中叹道：“你娘全身共有毒疮十二处，毒素已经侵入肌体，危在旦夕。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毒脓吸出来，不然，光凭药力，恐怕难以奏效啊！”

昭君毫不犹豫：“吸脓？我来吸就是了。”

余郎中又摇了摇头：“事情没那么简单。吸脓容易，可你娘的毒疮太多，吸过毒脓你可能要大病一场啊！”

昭君口气十分坚决：“我不怕，只要能救我娘，什么我都不怕。”

王新也说：“我有劲，我来吸。”

王飒来到近前：“我来吸。”

余郎中脸上绽开了笑容：“你娘有你们这三个孝顺的儿女，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好吧，你们商量一下，看看由谁来吸脓。”

昭君道：“余郎中，哥哥是家中的长子，爹爹不在，娘昏迷不醒，哥哥就是家中的顶梁柱，他不能倒下，还是让我来吸吧。”

王新道：“不，我是哥哥，我有责任爱护你和弟弟，理应由我来吸。”

王飒反驳：“不，你们谁都不能吸。娘病得这么重，你们要病了，我怎么办？只有我来吸才最合适。”

昭君道：“不要争了，余郎中是我请来的，当然要由我来吸。”

王新毫不相让：“不，长兄似父。你们都得听我的，由我来吸。”

王飒站到李氏夫人身边：“不不不，娘最疼我，我给娘吸脓是应该的。”

昭君“扑通”一声给王新和王飒跪了下来：“哥哥、弟弟，你们都不要争了，就让我给娘吸脓，请余郎中快点给娘医治吧。”

余郎中非常感动：“你们都是好孩子。这样吧，由我来决定，就让女孩吸脓吧。”

昭君一阵激动：“谢谢余郎中，谢谢！”

余郎中刀剪并用，他挑开李氏夫人的毒疮，昭君趴在李氏夫人的毒疮上，吸一口脓，吐出去，再吸一口，再吐出去……十二处毒疮全部吸完，地上的小木盆都要盛满了。

余郎中给李氏夫人敷上药，然后，又叫王新撬开李氏夫人的嘴，把药喂下。

余郎中对昭君说：“你家困难，就不用花钱买药了。我给你留两个药方，方子上的药山上都有，你们到山上采就行了。”

余郎中指着药方说：“这个方子熬成水口服，这个方子捣成泥涂在疮上。用不了二十天，你娘的病就能痊愈。”

昭君接过药方，万分高兴：“您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

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

昭君把钱塞到余郎中手里：“我知道，这点钱不多，但您一定要收……”

昭君话没说完，腿一软，摔倒在地上。

王新忙把昭君抱起来：“余郎中，我妹妹怎么了？”

余郎中道：“她这是因为吸毒脓而致……”

王新跪在余郎中面前：“余郎中，您救人救到底。您就再救救我妹妹吧，我去给您干活，我能挑水、能劈柴、能给人抓药……我什么都能干，求您救救妹妹吧！”

王飒也跪下了：“我也给您干活，我也什么都能干，求您救救姐姐吧！”

两个孩子泪如雨下。

见昭君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余郎中的心像被揪住似的难受。他犹豫再三才从箱子里取出一个药葫芦：“这个药十分贵重，我本来不想给你们，可你们这几个孩子孝敬母亲，相亲相爱，我也就不在乎这点药了。”

昭君想到家里仅有二两银子，她摇了摇头：“不，余郎中，您救了我娘的命，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这葫芦里的药您还是留着给别人用吧。”

余郎中笑了笑：“像你这样的好孩子太难得了，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痛苦，看着哥哥、弟弟为你难过？你就不要多想了，把药服下，一会儿症状就会消失了。”

王新把药给昭君喂了下去。

余郎中把小刀子、小剪子等手术用具一一放进药箱中：“好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昭君一把拉住余郎中的衣襟：“余郎中，您的钱。”

昭君把那二两银子递给余郎中。

余郎中看了看这间破草棚，又瞅了瞅锅中的野菜：“这钱你们买点米和肉，好好给你娘补一补吧。”

昭君急道：“那，那怎么能行？”

余郎中一笑：“没关系，给你们看病，老朽高兴啊！”

王新忙道：“我去给您干活，挑水、劈柴、捣药……”

王飒也说：“我也帮您干活。”

余郎中拍了拍王新和王飒的肩：“我那不缺人手。”

余郎中提着药箱出了草棚，上毛驴车走了。

三个孩子跪在地上：“余郎中，我们一家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送走了余郎中，王新就问：“昭君，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

昭君神情有几分茫然：“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反正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

王新道：“我们人穷志不短，咱们可不能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啊！”

昭君脸上十分坦然：“哥哥，你放心吧。对了，趁天还没黑，你快到县里买只鸡，再买点儿米。”

王新十分高兴：“好，你们在家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王新走了，昭君脸色阴郁起来。

余郎中医术果然不凡，当天晚上李氏夫人就清醒过来，一家人饱饱地吃了一顿白米饭炖鸡肉，昭君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

昭君每天上山采药，渐渐地她对药理也有了一些了解，李氏夫人的毒疮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这天中午，草棚前来了几匹高头大马，为首之人二十四五岁，虽然他身着绫罗绸缎，可长得却十分难看——不知他从小得了什么病，两只闹分裂的眼睛，一只往左一只往右；一张蛤蟆嘴，一头朝天，一头朝地；两行大板牙，上牙床子发青，下牙床子发紫。他跳下马来，两条腿还不一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瘸公子后面紧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面色清瘦，两只小眼睛，一缕山羊胡。

瘸公子来到草棚前，脖子一扬：“王嫡小丫头住在这儿吗？”

李氏夫人立刻迎了出来：“小女昭君就住在这儿。敢问公子，

你找小女有什么事吗？”

瘸公子上下打量着李氏夫人，他没说话，两只眼睛朝天上看。

山羊胡走上前来：“你是王嫱的什么人？”

李氏夫人忙道：“我是昭君的娘。”

山羊胡一笑：“你是她娘，这就更好办了。”说着一指瘸公子：“我告诉你，这位是南郡司马太守的少公子，当今太子妃是我们少爷的姐姐，我们是皇亲，你知道不？”

李氏夫人惊慌地摇了摇头。这时，王新和王飒也都从草棚里走了出来。

山羊胡接着说：“我叫冯才，人家都说我聪明，所以给我起了个雅号叫冯鬼子，我是太守老爷的管家。半个月前我家公子把王嫱买了，现在期限已到，我们领人来了。”

李氏夫人看了看瘸公子，又瞅了瞅王新、王飒，她一脸不解：“小女何曾卖过人家？公子，冯鬼……冯管家，你们搞错了吧？”

冯鬼子嘴一撇：“错？错什么？”

王新说：“冯管家，你肯定是弄错了，我妹妹从来没卖过人家。”

瘸公子不耐烦了：“啰嗦什么，叫那小丫头出来不就得了吗？”

正说着，昭君走了出来，她看了看李氏夫人，又瞧了瞧哥哥：“娘，哥哥，冯管家说的没错，我是卖给了他们。”

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李氏夫人身子一晃，差点摔倒：“你，谁把你卖给他们的？”

昭君淡淡地说：“娘，是我自己。”

王新抱住昭君的肩：“你为什么要卖自己？”

昭君的眼睛湿润了：“爹爹做生意一去不归，娘的病无钱医治，眼看娘病人膏肓，我没办法才自卖自身。”

王新一下子明白了：“这么说，那，那二两银子是你的卖身